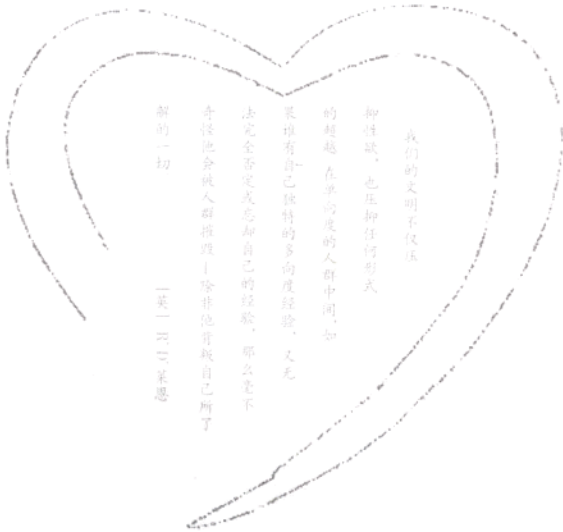


莎士比亚戏剧的 心理学阐释

徐群晖 著



我们的文明不仅压抑性欲，也压抑任何形式的超越。在平均度的人群中间，如果谁有自己独特的多向度经验，又无法完全否定或忘却自己的经验，那么毫无疑问他会被人群排拒——除非他肯献自己所了解的一切。

——英一三三·莱恩

中国戏剧出版社

莎士比亚戏剧的 心理学阐释

徐群晖 著

中国戏剧出版社

2003年9月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莎士比亚戏剧的心理学阐释/徐群晖著

——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3.9

ISBN 7-104-01797-6/J.784

I. 莎… II. 徐… III. 莎士比亚-戏剧-美学阐释

IV. B83

艺林丛书:莎士比亚戏剧的心理学阐释 徐群晖著

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北京海淀区大钟寺庙村甲81号)

(邮编:100086)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汉王印务公司印刷

200千字 850mm×1168mm 1/32 8.125印张 无插图

2003年9月第1版 2003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000

ISBN 7-104-01797-6/J.784 定价:20.00元

目 录

序·····	1
第一章 序论·····	3
第二章 现代心理学和莎士比亚戏剧的心灵内在化倾向·····	19
第一节 结合现代心理学探索莎士比亚悲剧的心灵化倾向·····	19
第二节 莎士比亚悲剧心灵内在化倾向对传统悲剧的超越·····	32
第三节 从现代心理学视角解读哈姆莱特延宕之迷·····	38
第三章 莎士比亚戏剧中的神经症心理·····	50
第一节 论莎士比亚悲剧主人公的神经症心理倾向·····	50
第二节 神经症人格的理想化心理倾向与莎士比亚悲剧·····	66
第三节 莎士比亚戏剧中的虐待症和破坏性心理·····	80
第四节 莎士比亚戏剧中的精神分裂症·····	98
第四章 心灵内在化倾向和莎士比亚悲剧的美学意义·····	109
第一节 莎士比亚悲剧心灵内在化倾向和以丑为美的美学观·····	109
第二节 内在化倾向和莎士比亚悲剧的审美快感·····	118
第三节 莎士比亚戏剧情节心灵化的美学效果·····	128

第四节	心灵化和莎士比亚人物塑造的审美效果·····	137
第五节	心灵化语言和莎剧文本意义的瞬间生成·····	144
第六节	莎士比亚悲剧的非理性意识·····	153
第七节	莎士比亚悲剧的审美现代性·····	165
附录	莎士比亚与中国戏剧·····	177
参考书目	·····	207

序

莎士比亚悲剧不仅继承了西方戏剧的优秀传统，而且也形成了独特的个性化风格，即心灵内在化倾向。在莎士比亚悲剧中，戏剧冲突开始转向人自身的心灵内在冲突，而外在的戏剧冲突，可以阐释为内在心灵冲突的外化和铺垫。莎士比亚悲剧通过心灵化过程，成功地表现了人的内心冲突和防御机制，从而超越了传统的悲剧观，扩展了悲剧艺术的审美意蕴和审美张力，获得了无与伦比的真实性和超越时代的艺术生命力。悲剧冲突的心灵化的过程，使莎士比亚悲剧较传统悲剧更深刻地表现了异化、扭曲的社会现实对人自身的扭曲和异化。因此，莎士比亚悲剧中的心灵化倾向，可以理解为其悲剧审美现代性意识超前的觉醒的标志。

从现代心理学的视角来看，莎士比亚悲剧成功地表现了人的内心冲突和防御机制，超越了对悲剧事实、悲剧形象的表层化反映，从而获得了深刻的内在化和人性化效果。这也是其作品无与伦比的真实性和超越时代的艺术生命力的源泉。同时，对莎士比亚悲剧的精神分析研究，使我们认识到文学艺术和以心灵世界之间的重要关系。即真正的艺术和最好的文学评论使我们接触到了“人性的精髓”——我们自己的和所有时代所有地方的其他人的“人性的精髓”。此外，有必要形成一种把文学艺术和精神洞察力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方法。这样，文学艺术就成为一种增进人的自我理解的艺术，文学也才真正体现出“人学”的根本内涵。

通过现代心理学对莎剧主人公的心理特征进行研究表明，神经症心理倾向是莎士比亚悲剧主人公的重要特征。人与外界环境的悲剧性冲突主要是通过悲剧主人公的神经症心理机制这一中间环节来表达的。而莎士比亚悲剧的深刻性正在于通过人的心理结

构的异化，揭示了人性异化的残酷性和人自身存在的荒诞性。因此，这种神经症心理倾向在最深刻的人性内涵层面上揭示了不人道的社会、文化力量对人性的摧残和异化及其悲剧性后果。同时表明，现代艺术中关注人的病态心理、人的生存荒诞性等异化主题、以及表现非理性化非英雄化的创作倾向，早在莎士比亚悲剧中已露出端倪。这是其悲剧“主体性”和“现代性”意识超前觉醒的有力证据；并对现代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心灵辩证法大师莎士比亚通过心灵化语言，淋漓尽致地揭示出人类的真实心理特别是神经症心理，从而建构起无数审美意蕴丰厚的多义性文本。莎士比亚的心灵化语言有两个来源，一为假定叙述人语言，一为角色语言。两者之间呈现出省略和镜像关系。这两种语言的来源都是模糊和不确定的。我们无法区分这种语言来自叙述者，还是角色。这样，莎士比亚戏剧的心灵化语言使受众能通过假定自我的身份自由出入于假定叙事人和角色之间，从而产生陌生化效果。作为现代主体的莎剧受者，只有破译莎士比亚戏剧心灵化语言的编码方式，才能解析出莎士比亚戏剧丰富而神秘的文本意义，获得审美空间的瞬间生成。

徐群晖

2003年9月

第一章 序论

悲剧艺术是美学的重要范畴，素有“崇高的诗”和“艺术的桂冠”之称。悲剧艺术的魅力在于，它以一种严肃的态度，表现人在征服自然中所经历的苦难，探索人在现实世界中生存斗争的冲突和命运，反映人的不可战胜的斗争意志。西方悲剧作为人类文明的产物，起源于希腊，在倡导“人的解放”的文艺复兴时期，特别是在莎士比亚的戏剧艺术中达到了顶峰。同时，传统的悲剧也在莎士比亚的创作实践中发生了质的飞跃，并形成了一种内涵深刻独特，极具超前意识的悲剧特征。在传统悲剧中，戏剧冲突集中表现为以人和人之间的冲突为主要内容的外部冲突，而在莎士比亚悲剧中，除了具备传统的基本特征外，令人关注的是，悲剧冲突开始转向人的内在心灵，特别是人性的本质、人性的扭曲、分裂、异化等现象，并表现出强烈的主体意识。莎士比亚悲剧“多多少少是这个样子”^①，有人物之间或集团之间的外部冲突，也有主人公灵魂中的各种力量的冲突。而在这两种冲突中，莎士比亚总是着力表现人的内在心灵冲突，而外在冲突的价值主要在于为内在冲突的展开提供契机。同时，通过内在心灵冲突、异化甚至分裂，折射出外部世界的冲突、外部环境的异化。如果从精神分析学的角度进行分析，我们就会发现，莎士比亚悲剧以惊人的洞察力揭示了人类心灵内宇宙的奥秘。

关于莎士比亚悲剧的普遍特征，他继承发展了西方戏剧的优秀传统，在表现人性的深刻性方面达到了无与伦比的水平。这种表现人性的深刻性，是莎士比亚戏剧经典性的源泉；在人物塑造方面，莎士比亚提供了人类戏剧画廊中，一系列最丰满最生动最

^①《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第3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第35页。

鲜明最独特的艺术形象，如有口皆碑、脍炙人口的福斯塔夫、夏洛克、麦克白、李尔王、哈姆莱特等；在情节塑造方面，莎士比亚继承了古希腊戏剧的戏剧观，创造出无数丰富生动，引人入胜的情节，从而使戏剧的大众娱乐性功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调。

一、莎士比亚戏剧的内在化、心灵化倾向

莎士比亚戏剧不仅发展了西方优秀的戏剧传统，而且也形成了独特的个性化风格特征，即内在化、心灵化倾向。关于莎士比亚戏剧的内在化、心灵化倾向，歌德作了深刻的评价：“莎士比亚与宇宙的神灵为友；他也一样洞察世界；没有事情能躲过他们两人的耳目。可是如果说宇宙神灵的职务是，在事先，甚至常常在事后也保守秘密，诗人的意图却是把秘密吐露出来，使我们在事先或至少在过程中成为他的心腹密友。为非作歹的有权位者，好心的庸人，受情感激动不能自主的人，静心观察事物的人，他们都坦白地暴露他们的心事……总之，秘密必须吐露出来，就让石头泄漏它也好。甚至没有生命的东西也有这要求，一切附属的事物都在说话，大自然的力量，天上、地面和海洋的现象，雷电、野兽都发出声音，它们时常好像是一种象征，但有时也作为行动的参加者而出现。”^①因此，莎士比亚作为举世公认的自然诗人，不仅是表现外在自然的诗人，更是探寻人类内在自然的精神分析大师。

莎士比亚悲剧创作中的内在化倾向表现了其对传统悲剧观的超越。这种超越正如莫尔根指出，“莎士比亚是这样一位作家，他的模拟的产物一般讲来是和自然的产物非常一致的，所以它不仅用望远镜看时是不可思议的，而且给显微镜的发现也打开了另一种令人惊奇的场面。”^②这个用显微镜打开的“令人惊奇的场面”就是人类

^①歌德：《说不尽的莎士比亚》，1826年，见《莎士比亚评论汇编》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215页。

^②莫尔根：《论约翰·福斯塔夫爵士的戏剧性格》，1777年，见《莎士比亚评论汇编》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心灵的内宇宙。通过对人类心灵内宇宙的逼真描绘，莎士比亚超越了传统的悲剧意识。在西方戏剧史上，悲剧往往描写主人公由于恶势力的破坏，并由于自身的弱点或过失，致使所从事的事业失败及至个人毁灭的历程。亚里斯多德提出了悲剧理论史上第一个完整的悲剧定义：“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它的媒介是语言，具有各种悦耳之音，分别在剧的各部分使用；摹仿方式是借人物的动作表达，而不是采用叙述法，借引起怜悯与恐惧来使这种情感得到净化。”^①亚里斯多德的理论主要建立在希腊悲剧的成功实践上，是对“命运悲剧”的完美总结。而莎士比亚悲剧的心灵内在化倾向，使戏剧超越了传统戏剧对外在行动和动作的模仿，从而逼真地表现了人的内心行为，及其产生这种内在行动和动作的心理动机、内心冲突。对人的内在自然的模仿大大增强了人性的真实性，也更容易使观众、读者从内心深处受到感染和共鸣，从而获得了超乎寻常的怜悯效果。

这样看来，莎士比亚悲剧创作的内在化倾向完全超越了传统的悲剧意识，从而呈现出鲜明的主体意识和超前意识。这种超越有力地表明了他对人性的关注、对人自身的关注特别是人类心灵世界的探寻。正是在这种探寻中，莎士比亚的富有历史远见的人文理想得以体现。当文艺复兴时期的大多数艺术家还致力于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的方面作宏观性探索的时候，莎士比亚已经把悲剧视角对准了人内在的微观世界。即立足于人的主体性和个性化存在，探求人的深奥莫测的精神世界。

莎士比亚悲剧的内在化倾向，使他的作品获得了超越时代的艺术生命力。因为他的人物是“按着从真实感情出发的规律来行动，极少受特殊情况的限制”，而“真实感情”是“自然的颜色”，这种“本原的特性所具有的一贯的质朴性既不会增长，又不会凋

社，1981年，第302页。

^①亚里斯多德：《诗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9页。

谢。一场洪水所堆积的泥沙被另一场洪水冲散了，但岩石始终坚守阵地。”虽然，“时间的洪流经常冲刷其他诗人们的容易瓦解的建筑物”，但莎士比亚戏剧却“象花岗岩一样不受时间的任何损伤。”^①

莎士比亚悲剧的主人公形象虽然具有鲜明的时代和地域特征，但同时更具有超越时代和民族的艺术魅力，因此“不属于一个时代，他属于任何一个时代”。而这种超越时代和地域的文化差异的普遍而永恒的艺术魅力，主要来源于莎士比亚以一个心灵辩证法大师的犀利眼光和艺术天才剖析人的真实心灵，探寻人的内在世界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于表现了“充满冲突”的人的内在世界，“处于不同历史时期及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能够从莎士比亚对于人物及人际关系的描写认出他们自己及他们的同类。”^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约翰逊认为莎士比亚是“超越所有作家之上”，“至少超越所有近代作家之上”的“独一无二”的诗人。他的人物“不受特殊地区的世界上别处没有的风俗习惯的限制；也不受学业或职业的特殊性的限制，这种特殊性只能在少数人身上发生作用；”更不为“一时风尚或暂时流行的意见所具有的偶然性”所限制；他们是“共同人性的真正儿女，是我们的世界永远会供给，我们的观察永远会发现的”一些人物；他们的行动和说话都是受了那些具有“普遍性的感情和原则影响的结果，这些感情和原则能够震动各式各样的心灵，并且使生活的整个有机体继续不停地运动。”^③

二、心灵内在化倾向为在莎剧研究中引入现代心理学理论提供了依据

^①约翰逊：《莎士比亚戏剧集》序言，1765年，见《莎士比亚评论汇编》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67页。

^②伯纳德·派里斯：《与命运的交易》，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2页。

^③约翰逊：《莎士比亚戏剧集》序言，1765年，见《莎士比亚评论汇编》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67页。

鉴于莎士比亚戏剧的内在化倾向，对莎士比亚戏剧进行跨学科的现代心理学研究势在必行。只有把社会、历史、文化方法和精神分析学的科学成果结合起来，才有可能对莎士比亚悲剧中的人物的真实内心动力和莎士比亚创作该剧的内心动机作用合理的解释。柯尔律治认为，“哈姆莱特的性格可以到莎士比亚有关心理哲学的深刻而正确的学问中去探索”^①，“这个人物必然与我们天性的共同的基本规律有某些联系”^②。我们要从“心灵的健康的过程”出发去观察“遭受毁坏和病态”的“心灵结构”^③，因为“莎士比亚塑造人物的方法之一，就是想象任何一种陷于病态的过剩情况中的智慧或道德能力”^④。早在1923年，批评家赫尔福特教授预言，“现代心理学由于揭露了双重和三重人格这类现象，可能会出乎意料地把莎士比亚表面上的矛盾这个令人头痛的问题给搞清楚。”^⑤

由于莎士比亚在表现的人类深层次心灵方面的精湛造诣，从弗洛伊德以来的精神分析大师都对莎剧中的心理学现象都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弗洛伊德把莎士比亚称为天才的心理学家；著名精神分析学家琼斯把莎士比亚看作是（包括弗洛伊德在内的）精神分析学家们最感兴趣和最喜爱的作家（早在1904年，他就创造性地运用“俄狄普斯情结”理论探讨哈姆莱特的性格，写下了《以俄狄普斯情结解释哈姆莱特之谜》一文）；后现代精神分析学家霍兰德在1964年发表了专著《精神分析与莎士比亚》，他不仅

^①柯尔律治：《关于莎士比亚的演讲》，《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第3期，1962年7月，人民文学出版社，第10页。

^②柯尔律治：《关于莎士比亚的演讲》，《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第3期，1962年7月，人民文学出版社，第10页。

^③柯尔律治：《关于莎士比亚的演讲》，《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第3期，1962年7月，人民文学出版社，第10页。

^④柯尔律治：《关于莎士比亚的演讲》，《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第3期，1962年7月，人民文学出版社，第10页。

^⑤斯图厄特：《莎士比亚的人物和他们的道德观》，《莎士比亚评论汇编》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214页。

提到了莎士比亚对精神分析学的影响和意义，而且还分析了这两者之间微妙的内在联系；此外，拉康作为最著名的后现代精神分析学家，也非常重视莎士比亚对无意识心灵的表达，他以结构主义和心理分析学的原理对莎士比亚及其作品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他们的研究由于纯粹从生物本能出发，都把哈姆莱特的延宕归因于“俄狄浦斯情结”即“恋母情结”，结果因脱离社会、历史和审美方面的具体因素而走向片面。但是，这些研究却揭开了从人类内在心灵活动方面去研究莎士比亚的序幕。

美国精神分析学会名誉会长鲁宾博士指出，莎士比亚悲剧包含了伟大的心理描写，理所当然应该用精神分析学的理论进行剖析，才能阐明悲剧人物的心理动机，并把“莎士比亚的内心生活和不朽的成就联系起来”。^①“只有贯通文学和人类心理学的专家”，才有可能使我们看懂莎士比亚。这是因为，通过对作品人物的精神分析研究，有助于我们“认同于”莎士比亚，及其悲剧中的人物；有助于我们“从一种表面上看起来相当遥远的文化背景下的人们身上”看到“持久的人性”，从而产生一种“连结感”，“不仅仅与过去的连结，而且也与现在和将来相连结”。而这种“连结感”实质上就是，以精神分析理论阐明文学，并与文学相结合增强了“对人类行为的理智的和同情的理解”。这个过程不仅涉及精神分析理论和文学，也涉及“我们的个性和我们对我们自己的深入了解”^②。

对人类心灵内宇宙的关注和对心灵机制的正确理解，使莎士比亚悲剧成为表现人类心灵痛苦的悲剧。美国精神分析学家派里斯教授指出，“莎士比亚持久而又普遍的魅力主要来源于他塑造人物和描绘人际关系的杰出才能”，莎士比亚的悲剧人物如此引人入

^①派里斯：《与命运的交易》，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8页。

^②派里斯：《与命运的交易》，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8页。

胜，就在于“他们陷入的内心危机。”^①伯纳德·麦克艾尔罗伊认为这些戏剧中发生的一切可以概括为：主人公心目中“世界图画逐渐破裂”；然后“被几种关于现实的具有同样可能性的概念所撕掉，要不然就会突然坠入混乱的深渊”，他竭力“为这个世界重新构造”一个“对于一个能使人容忍的世界来说必不可少的意义”。^②因此，从精神分析学的角度来看，莎士比亚悲剧也可以看作是探索人类心灵世界的戏剧。他不仅成功地反映了人与人、社会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从而创造了一个错综复杂、真实广阔的外部世界。同时，他也不断向人自身的内心深处探寻，从而创造了一个奇异诡秘却又真实自然的人类心灵内宇宙。他以一个现实主义戏剧大师冷静、客观的目光，剖析了社会冲突对人的精神上所产生的冲击和痛苦，精确地演绎了人类心灵机制的奥秘，从而深刻揭示了人的人性内涵。

莎士比亚无愧于人类心灵辩证法大师，他令人叹为观止的艺术天才和造诣，成功地表现出人类心灵机制的奥秘。其中也包括很多他自己也并未意识到的无意识内容。很多心理学家对伟大的文学家创造的人物表现出深厚的兴趣，认为“文学艺术家中的许多人本身就是最有天赋天生自通的心理学家”。最无愧于这一说法的无疑要算是莎士比亚了。莎士比亚的重要悲剧，实际上都与现代精神分析理论揭示的人的心灵机制，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哈姆莱特》，与其说是一部“王子复仇记”，倒不如说，真实地描绘了具有顺从型人格倾向的哈姆莱特，因为心灵不堪“父亲突然去世”、“母亲改嫁”的心理丧失而心理失衡扭曲，而导致荒诞行为而产生的悲剧。《奥瑟罗》，与其说奥瑟罗因遭受以伊阿古为代表的邪恶势力的迫害而毁灭的悲剧，倒不如说是奥瑟罗因为人格缺陷，在充满敌意、恶意的环境下，产生神经症的猜疑和强迫性妄想，

^①派里斯：《与命运的交易》，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第19页。

^②伯纳德·派里斯：《与命运的交易》，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2页。

陷入病态的精神危机，最后导致神经质的报复行为，酿成毁灭性的悲剧；《麦克白》，与其说是一个“积极进取”的“追求者”，在特定社会环境下没有机会实现自我的悲剧，或者是一个“野心勃勃”而又有一定“良心”的“阴谋家”，最后遭到正义惩罚的悲剧，倒不如说是麦克白因弑君的罪孽所致的强大精神压力下，产生“神经症自我憎恨感”，或病态的“负罪感”的精神危机的过程，并在这种神经症心理的折磨下，走向自我毁灭的悲剧。对于《李尔王》，与其说是代表宗法制思想的传统价值观的剧中人，因遭受主张达尔文主义意义上的优胜劣汰、弱肉强食的生存竞争观念的、或尼采式、马基雅弗利式的极端个人主义者的剧中人的迫害而受难的悲剧，倒不如说是具有自恋型人格倾向的李尔王，其理想化的“神经质期待”，因无法被忘恩负义的女儿所满足，所导致的精神危机和受难过程。而莎士比亚对其发疯过程的侧重描写，体现了他关注人性和揭示心灵真实本质的强烈动机。在《李尔王》中，莎士比亚使作为创作主体的自我和作为创作客体的悲剧主人公融合于一体，刻画了人强烈内心冲突造成的从灵魂到肉体的毁灭的精神过程。因此，从精神分析学的角度看，该剧实际上表现了具有“自恋”型人格倾向的李尔王无法承受忘恩负义的女儿迫害，而产生精神分裂的心灵过程。

这样，莎士比亚悲剧超越了对悲剧事实、悲剧形象的表层化反映，通过外在冲突内在化和人性化，而使残酷的社会性悲剧转化为具有丰富而神秘的精神世界的人的人性悲剧及其痛苦的心灵历程。这种心灵冲突所带来的“恐惧和颤栗”，作为一种普遍人性，为不同时代和地域的观众和读者所接受和认同，引起不同程度的共鸣，从而获得了超越时代和国界的艺术生命力。

总之，从现代心理学的视角来看，莎士比亚悲剧成功地表现了人的内心冲突和防御机制，因而使其作品获得了无与伦比的真实性和科学性。当代精神分析学发现：人在面对不安全感、不被喜爱感或不受重视感等焦虑时，通常采取以下三种防卫机制，一是以顺从

或谦让的方法迎合他人；二是以攻击或自负的方式对抗他人；三是变得超脱、与世无争，远离人群。这三种防御机制都包含着各自的行为方式、个性特质、正义观及有关人性、人类价值和人类状况的整套信念。此外，这三种防卫自身会产生焦虑：即顺从的防卫机制产生无助感，进攻的防卫机制产生敌意感，超脱的防卫机制产生孤独感。于是，这三种情感迫使个人同时作出三种防卫转移，“由于涉及不同的性格构成和价值体系，他们就会被内心冲突所折磨”，“为获得某种完整感，他们会强调某一类防御强于其他”，从而形成“顺从型”、“自负型”“超然型”主导人格。在正常情况下，这三种防卫机制会灵活变通地转移，交替发生，相互补充支持一个和谐的整体，没有任何理由相互排斥。同时，在主导人格形成过程中，也形成了三种人格类型相应的“理想化形象”，以防卫内心的焦虑。即为了克服自我的软弱感、无价值感和缺陷感，顺从型人格就会把自己设想成“讨人喜欢、无私、善良、慷慨、谦虚、圣洁、高尚、同情”的理想化形象；自负型中的傲慢—报复型人格会把自己设想成机敏、坚忍、冷酷的战无不胜的主宰者；自负型中的完美型人格会把自己设想成品德高尚的楷模；自负型中的自恋型人格会把自己设想成“救世主、人类的造福者”形象；超然型人格会把自己设想成与世无争、“自给自足、不为欲望和激情所困”的遁世者。这种理想化形象使个体对自己和同类提出神经质要求，从而引发了一系列冲突。而莎士比亚悲剧的人物形象和悲剧冲突正是建立在人的主导性防御机制的基础之上。由于这些防卫机制完全是一种普遍人性，因而其作品轻而易举地与得到观众和读者的认同，形成共识，并产生情感体验上的共鸣。

莎士比亚在表现各种人格结构的同时，也深刻地揭示了基于神经症人格倾向上的悲剧根源。即强迫性的僵化人格必然使这套信念在变化无常的现实社会中受挫。同时，各种被压抑的防卫机制所产生的理想化形象，与主导防卫机制所产生的理想化形象之间会自相矛盾。于是，个体就会陷入精神危机，产生强烈的自我

憎恨感。在修复他们的防卫机制和保持“理想化形象”这一防卫策略时，个体会以神经质的行为方式给社会与自己造成悲剧。从这个意义上说，霍尔奈把主导防卫机制受挫产生的“憎恨感”，看作是“人类最伟大的悲剧”，他说，“当人类在与答应给他荣誉的魔鬼立约时，他必须下地狱——下他内心的地狱”。^①

除了对人类意识层面的心理现象关注外，“用隐喻的方式表达压抑上人们心头的无意识的愿望和冲突”^②，也是莎士比亚探寻人类心灵的另一重要内容。人的愿望和冲突总是包含着大量无意识内容，而莎士比亚的高明之处在于天才地表现了内在心灵各个层面上的真实性，其中包括“神话和无意识的逻辑”、“不合理和混乱”等非理性内容^③。唯其如此，莎士比亚笔下的悲剧人物才能成为共同人性的真正儿女；也才能“震动各式各样人们的心灵。”^④莎士比亚没有接受过弗洛伊德“冰山理论”和“压抑理论”的影响；不知道荣格的“集体无意识”理论；更不知道当代医学心理学意义上的焦虑症、恐惧症、强迫症、双重人格、分裂人格、歇斯底里症、精神分裂症，然而他对哈姆莱特的疯狂、奥菲利娅和李尔王发疯、奥瑟罗的病态猜疑、苔丝狄蒙娜遇害前的预感、麦克白的负罪感和幻觉、麦克白夫人的梦游和强迫性的洗手动作等等心理失常和精神失常现象的成功描写，却体现了其基于高超现实主义艺术水准和深厚的生活积累上的对人类深层心灵机制的精确把握。

三、从现代心理学视角对莎剧文本所作的研究，为重新解读莎士比亚提供了契机

^①霍尔奈：《神经症与人的成长》，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0年，第10页。

^②朗图厄特：《莎士比亚的人物和他们的道德观》，《莎士比亚评论汇编》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214页。

^③朗图厄特：《莎士比亚的人物和他们的道德观》，《莎士比亚评论汇编》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214页。

^④约翰·布：《莎士比亚全集》序言，《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第3期，1962年7月，人民文学出版社。